

護照被扣，禁止出境，他信怎麼了？

三個多月前獲假釋出獄的泰國前總理他信，因多年前發表「冒犯君主」的言論被檢方起訴，面臨再次入獄服刑的可能。去年大選後，保守勢力與他信主導的為泰黨聯手組建政府，看似化干戈為玉帛。然而，他信面臨的法律方面的新挑戰，揭示了這一聯盟的脆弱。

當地時間6月18日，經過數月的調查，泰國檢方根據《刑法》第112條和《計算機犯罪法》正式對他信發起訴訟。在隨後舉行的聽證會上，泰國刑事法院批准了他信的保釋申請，要求他繳納50萬泰銖（約合9.8萬人民幣）的保釋金並上交護照，未經允許不得擅自出境。法院計劃於8月19日再次開庭審理此案。

除他信之外，現任泰國總理賽塔和國會最大黨遠進黨的命運，也再遇波折。

一批軍方任命的議員指控，在最近的內閣改組中，賽塔任命有犯罪前科的律師入閣的做法違憲，要求罷免其總理職務。今年早些時候，泰國憲法法院裁定主張改革《刑法》第112條的遠進黨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目前正在權衡是否應選舉委員會的請求解散該黨。在他信被正式起訴的同一天，泰國憲法法院宣佈將在7月初開庭審理賽塔和遠進黨的案件。

在泰國，保守勢力長期利用法院和選舉委員會等名義上獨立的國家機構來削弱反對派的力量。自1997年成立以來，泰國憲法法院曾三次判決總理下台，這些丟掉職務的總理均與他信有密切的關係。遠進黨的前身政黨未來前進黨，則在2020年因違反政治獻金相關法律，被憲法法院勒令解散。

這幾起案件的走向，可能會再次破壞泰國政局的穩定，引發新一輪政治動盪。

「他信因自己的立場陷入了困境」
6月18日上午，74歲的他信搭乘汽車抵達曼谷的刑事法庭。他沒有直接面對媒體，只是通過律師告訴記者，自己已做好進入司法程序的準備。

對他信的指控，與2015年他在海外流亡期間接受韓國媒體《朝鮮日報》採訪時發表的言論有關。他在採訪中指責泰國國王的顧問機構樞密院主導2014年的軍事政變，推翻妹妹英拉的政權。

他信回國後，檢方重啟早年中斷的調查進程。今年5月，泰國總檢察長辦公室表示已掌握足夠證據，證明他信的言論觸犯了《刑法》第112條（俗稱「冒犯君主罪」）和《計算機犯罪法》。



「這起案件毫無根據。它是毒樹上結出的果實……這是一個改變後如何濫用指控的例子。」他信在6月初首次談論自己的法律糾紛，表態將通過司法系統自證清白。

據泰國《刑法》第112條規定，侮辱誹謗君主，最高可判處15年監禁。外界有評論認為，這一法條長期被保守勢力用來壓制不同的聲音。2020年泰國爆發反對軍政府、要求王室改革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後，有270多人被控觸犯該法條，其中大多數是學生，且經常被拒絕保釋。今年5月，兩名活動人士因觸犯第112條被判入獄，分別獲刑2年和4年，不過兩人均已獲保釋等待上訴。法院這次做法的轉變，可能與當月早些時候一名被控冒犯君主罪的活動人士在拘留期間死亡有關。

遠進黨在去年5月的大選中獲勝，但因為不願在改革《刑法》第112條的問題上妥協，未能進入執政聯盟，淪為在野黨。他信主導的為泰黨曾在2011年發表聲明，支持對第112條進行改革，但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這一立場逐漸弱化。去年開始，為泰黨多次重申反對修改或廢除《刑法》第112條，他信也在不同場合宣誓對王室的忠誠。

去年12月，遠進黨向國會提交特赦法案，希望赦免因參與政治集會被判刑的個人，包括觸犯《刑法》第112條的人士，當時為泰黨的態度較為曖昧，甚至有成員表示反

對。隨著他信被訴「冒犯君主罪」一事板上釘釘，部分為泰黨資深議員的態度出現了轉變。

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帕文指出，為了與遠進黨劃清界線、控制議會和討好王室，為泰黨放棄了改革第112條的要求，「他信因自己的立場陷入了困境」。

「權宜婚姻」出現裂痕
2006年，當時擔任總理的他信在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兩年後為逃避腐敗和濫權指控而逃離泰國。即使流亡海外，他信仍然是為泰黨真正的事業人。

2023年8月，在遠進黨組閣失敗後，為泰黨結束了與前者的非正式聯盟，與過去針鋒相對的親軍方政黨組建了政府，他信的老朋友、前地產大鱷賽塔出任總理。與此同時，他信結束15年流亡生活返回泰國。外界普遍猜測，他信與保守勢力達成了某種協議。

回國後，他信因三項腐敗指控被泰國最高法院判處8年監禁。他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獲得了泰王的特赦，刑期減為一年。因為「年事已高且健康狀況不佳」，他信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的高級病房度過。今年2月，司法部批准了他信的假釋申請，准許其回家服滿刑期。這一系列特殊的待遇，招致廣泛的批評。

獲得假釋後，他信以就醫為名離開曼

谷，與地方選民、高官和商界人士頻繁接觸。在最近的內閣改組中，他信也展示了自己的影響力。去年親軍方的政黨分走了多個重要的內閣職位，4月下旬政府改組後，親軍方的部長被調往邊緣部門，多位他信的盟友上位。

雖然為泰黨鞏固了政權，但改組還是在內部引起了騷動。原副總理兼外長班比自上任以來，因為在幫助陷入巴以衝突的泰國勞工歸國、為緬甸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方面表現出色，成為內閣中少數得到各方讚譽的官員。

錢昆打油詩

棕鳥群

高杆高線現棕鳥，
靜棲抖翅形逍遙。
八香街尾高壓線，
群聚棕鳥影奇妙。



《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而此時的哈利維雅除了狂風捲積著暴雨發出的持續嘶鳴，已經很少再有其他響聲發出了。應該是在昨夜立不住的都倒塌了，挺不住的也都被吹走了。

8日午後14時許，肆虐了7個小時的格羅莉中心竄出了大明島直奔西方而去。20時許，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降格為四級颱風。風雨交加又是一夜，就像各個避難所裡輪番上陣的演說一樣不曾停歇。

9日5時許，風明顯小了，雨時有時無。天放亮時，人們開始走出避難所。高處的路被橫七豎八倒在大樹所阻攔，低窪處的一片汪洋在緩慢的退卻。在避難所裡出來的窮苦人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們曾經居住的地方已經空空蕩蕩。損失最大的是那些條件稍好些的人，他們的房子有的倒了、有的沒了屋頂門窗，房子裡的東西也是毀壞殆盡。

10日，菲尼亞國家減災管理委員會公佈的災情《報告》，截至當天晚上7點，「格羅莉」已造成229人死亡，28人失蹤。各地受災的情況報告不斷的匯聚到菲尼亞國家減災委員會，損失和傷亡數字在不斷的擴大。

11日，哈利維雅市的最新災情《報告》顯示，截止當天7時，全市死亡119人，2.3萬人滯留在避難所，有超過7萬人無家可歸。

格羅莉吹襲了大明島大部分的農業地區，包括巴瓦省達西加省這兩個菲尼亞水稻主產區。他們的《報告》說當地的樹木被連根拔起，屋頂亦被吹走，大面積的水稻玉米絕收。最新死亡人數為1744人。1.1萬人滯留在庇護中心，有超過20萬人無家可歸。

亞歷克斯總統辦公室裡，彼特爾念著各省上報的最新《災情報告》。

「這些省份的《報告》明顯與事實不符！根據紅十字會的報告，僅巴瓦省的杜萬市罹難人數就超過1萬人，市內房舍幾乎全部被摧毀。」

「彼特爾，現在不要糾結各個省份的《災情報告》是不是準確，他們的數字只是冰山的一角。當下最主要的是盡快組織現場救援，回復秩序以及災後重建。」西奧對彼特爾說道。

「要鼓勵受災群眾組織生產自救，要號召菲尼亞人民向受災地區伸出援手，要想辦法爭取國際援助。讓受災群眾有飯吃才是當務之急！」勞雷爾補充道。

1957年2月11日9時，亞歷克斯總統發



表了題為《眾志成城，重建家園》的演說，並宣佈菲尼亞全國進入災難狀態。

第42章 眾志成城（第1節）

1957年2月11日10時，總統亞歷克斯的辦公室裡，一眾大佬圍坐在一起。

剛發表完演說的亞歷克斯回到辦公室，沒有握手寒暄，沒有多餘的廢話。他進門就問：「彼特爾，說一下你最新掌握的各地受災情況。」

「截止今日9時，國家減災管理委員會匯總各地上報的數據，形成的《災情通報》稱：颱風格羅莉已造成菲尼亞3631人遇難，12487人受傷，另有1179人失蹤。」

「我要聽真實情況！」

彼特爾看了一眼面前的老長官亞歷克斯，繼續道：「根據派往災區救援部隊的反饋，確認的死亡人數已經過萬。初步統計失蹤人數不低於6萬人。其中，重災區巴瓦省和達西加省有數座城鎮和十幾個村莊被洪水和泥石流吞沒！」

目前各地有約47萬人流離失所，仍在避難中心內外接受救濟。受損的房屋數量約27萬棟，其中逾15萬棟房屋完全被毀。」

「失蹤人員生還的可能性不大了！」費德羅將軍歎息道。

房間裡一陣長時間的沉默。

「總統先生，我們當前的任務是抓緊組織災民安置，還有災後重建。」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勞雷爾參議員。

「勞雷爾先生說得對！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特別是亞歷克斯，你一定要振作起來！全菲尼亞的人民都看著你呢。」伊志杰補充道。

（三四五）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雲琴 編譯

陳先生說，我們這支許氏家族成員在鴻漸村居住已將近800年左右。南宋時期（可能是1163年），祖先修建了兩進結構的房子作為家族的宗祠。清代乾隆時期，這座房子被敕封為許氏家廟。幾百年來，24代許氏家族成員在這裡敬拜祖先，即使後來家族成員散落在四方謀生打拚，但這種傳統一直得到傳承。福建人有遷移海外的悠久歷史，那些吃苦耐勞的移民是今天散居在海外福建人的先驅，為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停的遷移，從一水之隔的台灣到澳門，近到東南亞的文萊與馬尼拉，遠至歐洲大陸的法國以及非洲的德蘭士瓦，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的足跡。

1988年，在媒體宣佈科拉松·阿基諾訪華之前，我的舅舅，即總統的弟弟小何塞·阿基諾於1987年9月28日訪問了廈門，這次訪問原來並不在其計劃之中，他告訴接待方說，是強烈的好奇之心促使他訪問祖先的故地。

位於福建南部的廈門，與台灣島毗鄰，僅有淺淺的海峽相隔，鴻漸村與廈門相鄰，位於廈門的西面。然而鴻漸村屬於漳州市管轄，在漳州的西北部。

那天晚餐之後，舅舅與陪同他的當地政府官員驅車前往鴻漸村，從廈門過去大約45分鐘的路程。舅舅回憶說，鴻漸是一個不起眼的村莊，肯定不是一個富裕的鄉村。鴻漸村屬於福建漳州龍海縣的角美鎮，是中國行政區劃中最基層的單位，從這樣的行政歸屬可以看出它的地位。鴻漸村的村民們沒有多少個人的財產，村裡有集體所有的、或者是集體建造的房子，相連在一起。

沿著石板路，舅舅被帶到一間屋子裡介紹給許氏宗親們，他也在另一間屋子裡見到一些年老的宗親，但由於雙方語言不通，他們無法多聊。

後來舅舅回憶說，「每次見面，他們都送給我煮好的雞蛋與一杯珍珠茶，我想這是當地的一種傳統習俗。」

這些精心安排的會客儀式後，舅舅一行被帶到了村政府辦公室與當地工作人員見面。據他們介紹，鴻漸村人口1300人

（1987年統計），其中1200人都姓許。因此，很多人都湧到村辦公室來看從菲律賓來的許氏宗親。他們從晚上8點起，



就

在村辦公室等候，直到晚上11點村民們才見到舅舅一行。雖是深夜，但村子裡猶如白晝，為了這一特殊的時刻，村裡所有的燈都打開了。

接著，他們陪同舅舅一行來到許氏家廟，舅舅點香敬奉祖先靈位。此時此景，讓人不禁追撫往惜，遙想一代又一代的許氏祖先的生活與事跡……

儀式結束後，舅舅告別村民，雖然他與這些親戚語言不通，國籍不同，但他仍然感到不虛此行，「我多年來的夙願今天終於實現，能訪問我祖先的家鄉我感到非常榮耀，謝謝你們的熱情接待。」翻譯將他的感激之情傳達給村民，然後他們離開了鴻漸。

舅舅是許氏家族第22代子孫，這次鴻漸尋根謁祖之行，恰似落葉歸根，完成了他多年的夙願。聽了舅舅的講述，我越發感覺到我不能只聽親戚們的回鄉故事了，我要親自去看看祖先的村莊，為了能更清楚地想像那塊促使我祖輩遷移海外的土地。我們沒有許馬丁（許淵）的照片，他出生於鴻漸，是許長錚的兒子，我們視他為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開山之祖。許馬丁（許淵）10歲時與他的父親在19世紀中期（原文是18世紀中期，有誤）來到菲律賓。在婷婷許寰哥阿姨的研究中，她發現了一個名叫許馬丁的人，臉上有傷疤，一處在右眼角，兩處在頭部的左面，這非常令人好奇。對於這個發現，我也感到非常激動。

這個許馬丁是我們家族的祖先嗎，是那個在兩百年前從福建來到馬尼拉的許馬丁嗎？即使有些記錄擺在我面前，但我仍然覺得這些記錄相當有限。

（〇一六）